

我所接觸到的胡樞機

胡樞機不是我的死黨，也不像是我的老闆；他是我的「朋友」。他不是我的死黨，因為我們從未「拍過膊頭」，也從未一起去看過電影、游泳、秉燭夜談等等。他不像是我的老闆或上司，因為他似乎從未「管」過我，我也覺得他對太我來說，只是老子所說的那種「太上，下知有之」的無為而治的人。他是我的「朋友」，一個要用括號括起來的朋友。

為什麼要加括號呢？因為他不是那種我可以完全感到交得暢快的朋友。好朋友的其中一個重要標誌就是可以無拘無束、無無謂謂也胡扯半天，而並不感到光陰虛擲。但如果我要與從前的胡主教交談，我必須作好充分的準備；要給他打電話時，更是公式化兼公事化得很。

我完全可以了解胡主教這種對待我的方式，因為我也是這樣對待我的教友。我絕不奢望能與以切人深交，如果我與某些人深交，那只是為了我自己心理上、性格上、情緒上的需要，而這與我的鐸職並無關係。

我稱胡主教為「朋友」，因為那是一種「君子之交淡如水」的友誼。雖是淡如水，但他却懂得了解、同情、接納和支持。

他容許我往津讓兩年書，然後回來寫四年書。沒聽過有那個教區的主教肯讓一位神父如此長期「賦閒」的。

教研中心的成立，他第一個充份了解其重要性，又是第一個慷慨地以經濟去支持我們的人。

但令我印象最深刻的，是有一次我和他偶然在電梯中相遇的經歷。當我告訴他將往台灣作一些演講時，他忽然雙手微舉，用肯定的語調向我說：「你放心去罷！我雙手支持你！」我望着他的雙手，差點不敢相信一位中國長者的話竟會說得如此率直、清楚而明顯。

未必人人相信胡樞機有雄才偉畧，但他確是個難得的牧者。他的胸襟也是蠻大的，換了別人，香港某些神父的創新性工作，早會被責難或甚至窒息。

六月十五日那天，國籍司鐸協會乘三三三三月會之便，歡宴胡樞機，出席者共四十多人，比平時的聚會多出產不多一倍，可見國籍司鐸是支持樞機、支持教區的。在會中我們通過議決案，要在八月十日以前一整天的時間去研究「教區十年路向」的諮詢文件，並作出我們作為國籍司鐸協會的回應。相信這個議決案及以後的行動，就是我們給胡樞機的最佳賀禮。

